

# 鄂温克语方言语音比较研究

乌日格喜乐图

**[提要]** 本文对鄂温克语索伦、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鄂温克语3个方言的语音系统大致相同,而元音和辅音系统的音变以及元音和谐律各有特点。然后通过词汇比较,归纳了鄂温克语3个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

**[关键词]** 鄂温克语 方言 比较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中国境内鄂温克族人口有30875人。鄂温克族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黑龙江省讷河县等地区。人口分布呈现小聚居大分散的特点。中国境内鄂温克语可分为索伦、通古斯、敖鲁古雅3个方言。其中索伦方言使用人口最多,使用地域最广,语言传承和使用较好。操通古斯方言的鄂温克族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和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东苏木等,使用人口大致在3000人左右,使用人口较少,语言代际传承出现断裂现象,属于濒危方言。操敖鲁古雅方言的鄂温克族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人口不足300人,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人口数量的减少,语言代际传承的断裂,能熟练使用鄂温克语的人数量不到20人,是极度濒危的方言。

鄂温克语3个方言的语音、语法大致相同,但词汇有明显差异。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鄂温克语不同方言区的人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随之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词汇系统,因而不同方言间不能用鄂温克语顺畅交流。以往研究鄂温克语的论著多数基于索伦方言,涉及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研究较少。朝克(1985, 1995, 2009),胡增益、朝克(1986),多丽梅(2014),哈斯巴特尔(2015, 2016),森德玛(2007),斯仁巴图(2007),乌日格喜乐图、呼和(2018),乌日格喜乐图(2014, 2019, 2020)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鄂温克语及其方言的语音系统,但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本文基于“鄂温克语三个方言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拟对鄂温克语语音系统、语音演变规律、元音和谐律、词汇的语音对应关系进行对比研究。

## 一 元音系统比较

鄂温克语3个方言元音系统基本相同。只有少数几个音位有差别。

### (一) 短元音

索伦、通古斯方言有 /ɛ、ə、i、ɪ、ɔ、ʊ、o、u/8个短元音,敖鲁古雅方言有 /ɛ、ə、i、e、ɔ、ʊ、u/7个短元音,比起其他两个方言,有元音 /e/, 没有元音 /o/。鄂温克语3个方言元音系统中只有 /ɪ/、/e/、/o/ 元音在音位上有差异,在索伦方言里多数时候发为 /ɪ/, 少数情况下出

现自由变体 [e]；在通古斯方言里只出现短 /ɪ/，不出现短 /e/；在敖鲁古雅方言里正好相反，多数时候发为 /e/，少数词里发为 [ɪ]，[ɪ] 是 /e/ 的自由变体。鄂温克语的 /o/ 是一个出现频率很低的元音，在索伦方言里一共出现了 10 次，在通古斯方言里只出现 2 次，在敖鲁古雅方言里没有出现 /o/ 元音。通过声学分析，鄂温克语 3 个方言元音的舌位空间分布，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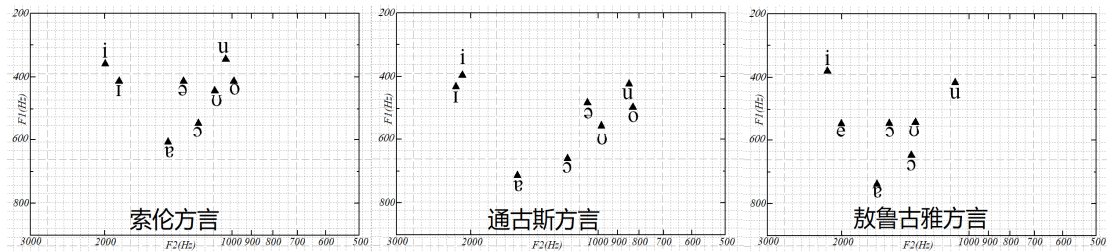


图 1 鄂温克语方言元音舌位空间图

图 1 是以词首音节短元音为例的鄂温克语 3 个方言元音舌位空间分布图。从声学元音图上的空间分布来看，索伦方言和通古斯方言的后圆唇元音分布接近，前元音不同；通古斯方言和敖鲁古雅方言的前元音分布接近，后元音不同。央元音 /ə/，在舌位高低上，索伦、通古斯方言比较接近，/ə/ 的舌位都比较高，而前后不同；在舌位前后上，索伦、敖鲁古雅方言的 /ə/ 比较接近，都比较靠前，但舌位高低不同。虽然，鄂温克语 3 个方言在短元音数量和大致舌位上很接近，但是详细比较其舌位空间，仍能看出其分布格局有所不同。

## (二) 长元音

索伦方言有 /ɛː、əː、iː、ɪː、ɔː、ʊː、oː、uː/ 8 个长元音，通古斯方言有 /ɛː、əː、iː、eː、ɔː、ʊː、oː、uː/ 8 个长元音，敖鲁古雅方言有 /ɛː、əː、iː、eː、ɔː、ʊː、uː/ 7 个长元音。索伦方言的 /ɪː/ 有一个变体 [eː]。通古斯方言和敖鲁古雅方言有 /eː/，没有 /ɪː/。不管哪个方言，/ɪː/、/eː/ 的出现频率较低，/oː/ 的出现频率也较低，在参数库里，索伦方言出现了 6 次，通古斯方言出现了 3 次，敖鲁古雅方言没出现。敖鲁古雅方言的 /oː/ 只出现在非词首音节里，出现了 2 次。相比这 3 个方言的长元音舌位空间，大致相同，有细微差别。不再列出长元音舌位空间图。

索伦方言和通古斯方言 /əː/ 的舌位不同，索伦方言 /əː/ 相对靠前，通古斯方言 /əː/ 更靠后。除此之外，如果不考虑出现频率很低的 /oː/ 元音，索伦、通古斯方言的长元音舌位空间基本相同。敖鲁古雅方言的突出特点是 /eː/ 的舌位比较低，开口度大，/əː/ 也比较靠前，类似于索伦方言的 /əː/ 元音。

索伦方言和通古斯方言的短元音 /o/ 和长元音 /oː/ 是使用频率很低的元音。虽然使用频率低，但不能用 ə、əː 或 u、uː 等元音来代替。鄂温语 3 个方言的元音基本一致，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鄂温克语三个方言元音对应关系表

元音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ɛ	ɛmin	ɛmɛː	ɛmi	父亲
ɛː	ɛːwɔn	ɛːwɔn	ɛːwɔn	帽子
ə	ətɪn	ətɪn	ətɪn	风

ə:	ilə:	ilə:	ilə:	哪里
i	ithxərəŋ	ithəkəri:	ithəkhun	相信
i:	mi:rə	mi:rə	mi:rə	肩膀
ɪ	ittō:n	ɪktɪwō:n	ɪktɪwun	梳子
ɔ	ɔlkɔ:xon	ɔlkɔ:khon	ɔlkɔ:khin	干
ɔ:	mɔ:	mɔ:	mɔ:	木
ʊ	ʊnthe	ʊnthe	ʊnthe	靴子
u	unthuŋ	unthuwu:n	uŋthuwun	神鼓
u:	tʃu:rə	tsu:r	təu:r	二
e:	pe:kə	pe:kə:	pe:ɛə	月亮

### (三) 复合元音

鄂温克语有 /ai、ei、ui、œ、ɔi、əi、ui/ 等复合元音，其中，索伦方言有 /ai、ei、ui、œ/ 4 个复合元音，通古斯方言有 /ai、ɔi、əi、ui/ 4 个复合元音。索伦方言和通古斯方言的 /ai/、/ui/ 复合元音基本相同，/ei/ 和 /əi/ 较接近，/ɔi/ 和 /ɔi/ 不同。敖鲁古雅方言没有复合元音。索伦方言和通古斯方言的复合元音例词如下：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tʃiltʃxai	猪崽	ewəkhai	蜘蛛
eikə:suŋ	猫头鹰	mi:lkhai	浅
suitəŋ	火柴	mɔison	稠李子
ʃɪrkœ	沙子	tuiruŋ	糊涂

### (四) 元音音变

鄂温克语 3 个方言的元音在语流中出现清化、鼻化等音变现象。

首先，3 个方言里的元音均有清化现象。在词首清擦音、送气塞音后出现时发生清化。此外，索伦方言的元音在 l、m、n、ɣ 等浊辅音后也会出现清化现象，但其他两个方言的元音不会有在清擦音、送气塞音以外的辅音后面出现清化现象。

其次，索伦方言的元音在词末位置 n、ŋ 等鼻辅音前有鼻化现象出现。而其他两个方言则不出现词末元音鼻化现象。

## 二 辅音系统比较

### (一) 辅音音位

鄂温克语方言辅音系统大致相同，在有些辅音音位上有差异。如：索伦方言有 /p、t、k、ph、th、kh、tʃ、tʃh、s、ʃ、x、j、w、n、m、ŋ、ɲ、l、r/ 19 个辅音音位；通古斯方言有 /p、t、k、ph、th、kh、tɕ、ts、tɕh、tsh、s、ʃ、x、j、w、n、m、ŋ、l、r/ 20 个辅音音位；敖鲁古雅方言有 /p、t、k、ph、th、kh、tɕ、tɕh、s、ʃ、x、j、w、ɸ、v、n、m、ŋ、ɲ、l、r/ 21 个辅音音位。

从以上的辅音音位排列看，索伦方言虽然音位个数最少（19 个），但系统较为完整，稍

有缺项。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则不同，有较多的缺项。总之，鄂温克语3个方言辅音系统基本一致。其中，清塞音系统一致，均有 /p、t、k、ph、th、kh/ 等双唇、齿、软腭清塞音，以送气与否对立。塞擦音有些差异，索伦方言塞擦音为 /tʃ、tʃh/ 2个，通古斯方言有 /tɕ、ts、tɕh、tsh/ 4个音位，敖鲁古雅方言有 /tɕ、tɕh/ 2个音位。鄂温克语3个方言清擦音系统也一致，均为 /s、ʃ、x/。敖鲁古雅方言有浊擦音 /v/，其他两个方言则没有浊擦音音位。鄂温克语3个方言均有 /j、w/ 2个半元音。鼻音音位上3个方言也大致相同，均有 /n、m、ŋ/ 3个音位，但索伦方言和敖鲁古雅方言还有鼻辅音 /ŋ/，通古斯方言没有；敖鲁古雅方言的鼻辅音 /ŋ/ 可出现在词的任一位置，而在索伦、通古斯方言中只在词中和词末出现。鄂温克语3个方言均有边音、颤音 /l、/r/。

## (二) 辅音音变

鄂温克语3个方言辅音系统里出现塞音不爆破、塞音延迟爆破、塞音鼻爆破、塞音擦化、浊边音清化、清塞音浊化、颤音擦化等音变现象，多数为自由音变，少数为条件变体。在这些音变中，鄂温克语3个方言共有的辅音音变现象是塞音不爆破、塞音擦化、浊边音的清化和颤音擦化等。塞音延迟爆破只出现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塞音鼻爆破只出现在敖鲁古雅方言，清塞音浊化只出现于通古斯方言。

鄂温克语3个方言均有塞音不爆破现象，但出现环境不相同。在索伦方言里出现 [p̄]、[t̄]、[k̄] 3个条件变体，与同部位（或相近部位）的塞音和塞擦音组合，形成重叠辅音，比如 p̄p、p̄ph、t̄t、t̄th、t̄tʃ、t̄tʃh、k̄k、k̄kh 等。通古斯方言有2个不爆破音 [p̄]、[k̄]，但出现环境不同于索伦方言，[p̄] 出现在 /t、th、kh、tʃh/ 等辅音前，[k̄] 出现在 /t/ 和 /th/ 前。敖鲁古雅方言也有 [p̄]、[t̄]、[k̄] 3个不爆破辅音。[p̄] 出现在 /t、k、th、kh、ph、tɕh/ 前，[t̄] 出现在 /p、tɕh、th/ 前，[k̄] 出现在 /t、th、tɕ、tɕh、kh/ 前。

总之，索伦方言的不爆破塞音只出现在同部位或相近部位的塞音和塞擦音之前。通古斯方言的不爆破塞音出现在不同部位的塞音（以及少数塞擦音）之前。敖鲁古雅方言的不爆破塞音既能出现在同部位塞音之前，也能出现在不同部位的塞音和塞擦音之前。

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词末塞音出现延迟爆破现象，GAP 一般都在 200ms 以上，除阻力度较小，气流较弱。索伦方言里不出现此类现象。

敖鲁古雅方言里出现塞音鼻爆破现象，比较独特。索伦、通古斯方言里无此类语音现象。

塞音擦化，索伦方言的 /k/ 有 [χ]、[γ] 两个自由变体，[γ] 的出现频率较多，[χ] 较少。/p/ 和 /ph/ 有自由变体清擦音 [ϕ]，出现时没有特定的条件限制，且出现频率较低。通古斯方言 /p/ 有 [β]、[ϕ]、[f] 等自由变体，[β] 的出现频率较高，[ϕ] 的出现频率较低，[f] 出现在少数单词中，而且多数情况下出现在俄罗斯语借词当中。/k/ 有 [χ]、[γ] 两个自由变体，[γ] 的出现频率较多，[χ] 较少。敖鲁古雅方言 /p/ 在语流中也会发生擦化现象，变成 [β]。不同于索伦、通古斯方言的是，敖鲁古雅方言的擦音 /ɸ/ 不是 /k/ 的变体，而是独立音位。例如：

索伦方言：	xintʃhiklɛ:ɾɛŋ	→	xintʃhixlɛ:ɾɛŋ	掐
	pɔ:ŋkɔ	→	pɔ:ŋγɔ	冰雹
	ʃiptherɾɛŋ	→	ʃiϕtherɾɛŋ	捋起
	thɔphɾɔ	→	thɔϕɾɔ	疙瘩
	tɔlpɔkɪkɪkɪ	→	tɔlβɔkɪkɪkɪ	整夜
通古斯方言：	ɔkthɔ	→	ɔχthɔ	道路

	eiku:n	→	eiɣu:n	太阳
	pɔ:rkən	→	bɔ:rkən	柳条
	eipkhə	→	eiβkhə	锁
	phɔ:rɔtɕe:pθur	→	phɔ:rɔtɕe:φθur	手电筒
	əpθhilə:	→	əfθhilə:	肋条
敖鲁古雅方言:	ʃe:ŋiptɕe	→	ʃe:ŋiφtɕe	霜
	əpθhə	→	əβθhə	肺
	phəŋriphkhən	→	phəŋriφkhən	口弦琴

索伦、通古斯、敖鲁古雅 3 个方言浊边音 /l/ 均有条件变体 [ɬ], 其变体条件是出现在送气音和清擦音前。例如:

索伦方言:	mɛlθerɛŋ	→	mɛlθerɛŋ	挖掘
通古斯方言:	ɔmɔlki	→	ɔmɔɬki	儿子
敖鲁古雅方言:	pɔlθurin	→	pɔɬθurin	光滑

通古斯方言的清塞音 /p/ 和 /t/ 有时在词首位置出现时浊化, 变读为浊塞音 [b]、[d]。另外两个方言里不出现清塞音浊化变成浊塞音的现象。

索伦、通古斯、敖鲁古雅 3 个方言另一个共同的语流音变现象是颤音擦化, 这 3 个方言里的颤音 /r/ 有两个自由变体 [ʒ] 和 [ɬ], [ʒ] 为浊擦音, 出现频率较高, 没有特定的条件限制。[ɬ] 为清擦音, 出现频率较低, 一般出现在清擦音和送气辅音之前。例如:

索伦方言:	r	urə		山	
	ɬ	ʃirθerɛŋ	→	ʃiɬθerɛŋ	土
	ʒ	θɔ:rɔl	→	θɔ:ʒɔl	灰尘
通古斯方言:	r	ɔlki:rən		晒干	
	ɬ	ukhur	→	ukhuɬ	牛
	ʒ	səwer	→	səwəʒ	爪子
敖鲁古雅方言:	r	ʃe:run		彩虹	
	ɬ	phənɛ:r	→	phənɛ:ɬ	手电筒
	ʒ	tɕhi:kiɾ	→	tɕhi:kiʒ	老虎

### (三) 辅音重叠

重叠辅音是鄂温克语特有的一种语音现象, 即前一音节末和后续音节首的辅音为同一个辅音, 形成重叠。鄂温克语索伦方言的塞音、塞擦音、鼻音、边音、颤音等辅音可组成重叠辅音。

索伦方言的重叠辅音可以出现在固有词汇里, 如: xəppə “羊羔”、səpphil “马驹”、ikkə “尾巴”、ək̄k̄hərɛŋ “捆绑”、kottə “高”、suθhə “全部”、tot̄t̄ʃhɛ:nɛŋ “跳”、ot̄t̄ʃhɛ: “天鹅”、θirrɛŋ “摁”、pe:l̄l̄erɛŋ “拮量”、səŋŋɛŋ “烟”、iŋŋi: “舌头”、emmə “嘴”、immə “针”、nonnixi “鸭子”等。但, 多数重叠辅音则出现在蒙古语借词或与蒙古语共有的词汇当中, 如在蒙古语词汇中出现的音节间的 rt、rth、rk、rp、pt、pth、kth、pt̄ʃh、rt̄ʃh、px、rx 等辅音丛, 索伦方言则以 t̄t̄、k̄k̄、p̄p̄、t̄t̄h、t̄t̄ʃh、rr 等重叠辅音对应。例如<sup>①</sup>:

<sup>①</sup> 蒙古语例子均摘自《蒙汉词典》(增订本)(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2008)。

	蒙古书面语	读音	索伦方言	词义
rt~tt	ᠷᠲᠦ	ərt	əttə	早晨
rk~kk	ᠶᠠᠷᠠᠳ	xurd	xuttə:	轮子
	ᠶᠠᠷᠠᠭ	xərɔ̃g	xõkke	柜子
	ᠶᠠᠷᠢᠭ	tərɛg	thəkkə:ŋ	车
pt~tt	ᠲᠦᠮᠠᠳ	abdār	əttərə	箱子
pth~thth	ᠲᠦᠮᠠᠳᠠᠬ	dəbtəx	təttərəŋ	淋湿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xabtāg	xəttəkkə	烟荷包
kth~thth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səgtə:	səttə:	醉酒的
rp~pp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ᠨ	dorböljün	təppəltjin	方的
ptʃh~tʃhtʃh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əbtʃ	thõttʃhi	扣子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nabtʃ	nẽttʃhi	叶子
rtʃh~tʃhtʃh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õrtʃg	põttʃho:	豆子
px~phph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sabx	səpphe	筷子
rx~khkh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burxān	põkkhəŋ	佛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darxān	təkkhəŋ	手艺人
rk~kk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ᠨ	adzrāg	ətikkə	种马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bərgəñ	pəkkə:ŋ	嫂子
lx~khkh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alxāx	əkkhəʃireŋ	走路
gʃ~tʃhtʃh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təgʃ	thəttʃhi	平整
rx~rr	ᠲᠦᠮᠠᠳᠠᠬᠢ	gutrāx	kətherreŋ	悲伤

通古斯方言重叠辅音出现得不多，只有塞音 kh、th 和鼻音 n、ŋ 组成重叠辅音 k̄kh、t̄th、nn、ŋŋ。如：nəmīkkhu:n “薄”、ɔ:eīttə “星星”、sərmīttə “睫毛”、iksenni: “霜”、inəŋgi: “白天”、nuŋgun “六”等。通古斯方言借用蒙古语时，直接引用蒙古语的读音，不会像索伦方言那样发生音变而产生重叠辅音，所见只有蒙古语的 ᠠᠭᠲᠠᠬᠠᠶᠢᠨ aqtlāx~əththeri: “阉割”一词的 gt 在通古斯方言中变成重叠辅音 t̄th，发为 əttərəŋ。

敖鲁古雅方言只有塞音 th、kh 与鼻音 n、m、ŋ，边音 l，颤音 r 组成 t̄th、k̄kh、nn、mm、ŋŋ、ll、rr 等重叠辅音，其他辅音不组成重叠辅音。如：oxīttə “指甲”、uk̄khuw “吮吸”、thəmīttə “摸”、emənnə “雪”、inəŋgi “白天”、əlimmə “正真的”、ullə “肉”、pərrukh “枪架子”等。

对鄂温克语 3 个方言重叠辅音进行分析发现，塞音和鼻音的重叠较为常见，3 个方言均出现 t̄th、k̄kh、nn、ŋŋ 等重叠辅音。重叠辅音可视为鄂温克语一种特殊语音现象，在 3 个方言中，索伦方言重叠辅音出现较多，且多数出现在蒙古语借词或与蒙古共有的词汇中。

### 三 元音和谐律比较

鄂温克语 3 个方言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元音和谐律也有了不同的变化。我们对鄂温克语 3 个方言的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词的元音搭配规则进行统计，进而归纳出 3 个方言的元音和谐律。

分析发现, 索伦、通古斯方言的元音和谐律基本相同, 都有舌位和谐和唇形和谐。舌位和谐的内容为:  $\mathfrak{v}$ 、 $\mathfrak{u}$ 、 $\mathfrak{o}$ 、 $\mathfrak{i}$  归为一类, 可同时出现在一个词里, 称为“阳性元音”;  $\mathfrak{ə}$ 、 $\mathfrak{o}$ 、 $\mathfrak{u}$  归为一类, 可同时出现在一个词里, 称为“阴性元音”;  $\mathfrak{i}$  元音在词中与其他任一元音同时出现, 称为“中性元音”。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不能共现。唇形和谐的内容为: 圆唇元音  $\mathfrak{o}$  与圆唇元音  $\mathfrak{o}$ 、 $\mathfrak{u}$  和谐,  $\mathfrak{o}$  出现在词首音节时后续音节可以出现  $\mathfrak{o}$  和  $\mathfrak{u}$ , 而  $\mathfrak{o}$  元音只出现在  $\mathfrak{o}$  后, 不能出现在  $\mathfrak{u}$  后。圆唇元音  $\mathfrak{o}$  与圆唇元音  $\mathfrak{o}$ 、 $\mathfrak{u}$  和谐。 $\mathfrak{o}$  出现在词首音节时后续音节可以出现  $\mathfrak{o}$  和  $\mathfrak{u}$  元音, 但  $\mathfrak{o}$  只能出现在  $\mathfrak{o}$  后, 不能出现在  $\mathfrak{u}$  后。

敖鲁古雅方言的元音搭配规则不同于索伦、通古斯方言, 无法根据词内共现规律划分为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 多数元音可以自由搭配。基本上, 元音  $\mathfrak{v}$ 、 $\mathfrak{i}$ 、 $\mathfrak{e}$  为组合性较强的一组元音, 在词中可与任一元音搭配。 $\mathfrak{ə}$ 、 $\mathfrak{u}$  为组合性较弱的元音, 可以跟除了  $\mathfrak{o}$ 、 $\mathfrak{u}$  以外的元音  $\mathfrak{v}$ 、 $\mathfrak{i}$ 、 $\mathfrak{e}$ 、 $\mathfrak{ə}$ 、 $\mathfrak{u}$  搭配。 $\mathfrak{o}$ 、 $\mathfrak{u}$  的组合能力非常弱, 多数时候内部互相组合, 也可以与  $\mathfrak{v}$ 、 $\mathfrak{i}$ 、 $\mathfrak{e}$  元音搭配, 不能与  $\mathfrak{ə}$ 、 $\mathfrak{u}$  元音搭配。可见, 敖鲁古雅方言的元音和谐律已经松弛和弱化。

索伦、通古斯方言的元音和谐律较为严谨、整齐, 其元音和谐为阴阳和谐和唇状和谐。敖鲁古雅方言的元音和谐没有其他两个方言那样保留得完整和严谨, 已出现被破坏的迹象, 只保留唇状和谐规则。

#### 四 词汇的语音对应关系

鄂温克语 3 个方言虽然在语音系统上有诸多相近、相同之处, 但在词汇系统上有较大的差别, 不过, 3 个方言的词汇在语音上有较好的成系统的对应关系, 可总结为以下 7 条。

(1) 索伦方言以单元音开头的单词对应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词首清擦音  $x+$  元音。索伦方言词首  $\mathfrak{ə}$  对应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  $x\mathfrak{ə}$ ; 索伦方言词首  $\mathfrak{i}$  对应于通古斯方言的  $x\mathfrak{i}$ ; 索伦方言词首  $\mathfrak{v}$  对应于敖鲁古雅方言的  $x\mathfrak{v}$ 。索伦方言词首  $\mathfrak{o}$  对应于敖鲁古雅方言  $x\mathfrak{o}$ 。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mathfrak{ə} \sim x\mathfrak{ə} \sim x\mathfrak{ə}$	$\mathfrak{ə}t\mathfrak{ə}lk\mathfrak{ə}$	$x\mathfrak{ə}t\mathfrak{ə}lk\mathfrak{ə}$	$x\mathfrak{ə}t\mathfrak{ə}k\mathfrak{h}i\mathfrak{h}$	渡口
$\mathfrak{i} \sim x\mathfrak{i}$	$\mathfrak{i}:\mathfrak{w}\mathfrak{ə}$	$x\mathfrak{i}:\mathfrak{w}\mathfrak{ə}$		磨石
$\mathfrak{v} \sim x\mathfrak{v}$	$\mathfrak{v}\mathfrak{ŋ}\mathfrak{ɔ}\mathfrak{r}\mathfrak{e}\mathfrak{ŋ}$		$x\mathfrak{v}\mathfrak{ŋ}\mathfrak{ɔ}$	问
$\mathfrak{o} \sim x\mathfrak{o}$	$\mathfrak{o}k\mathfrak{h}\mathfrak{o}$	$x\mathfrak{o}k\mathfrak{h}\mathfrak{o}$		路

(2) 清擦音  $s$ 、 $\mathfrak{ʃ}$ 、 $\mathfrak{ɕ}$ 、 $x$  的对应关系。

1) 索伦方言  $s$  对应于通古斯方言的  $s$  和敖鲁古雅方言的  $\mathfrak{ʃ}$ 。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s \sim s \sim \mathfrak{ʃ}$	$s\mathfrak{ə}l\mathfrak{ə}$	$s\mathfrak{ə}l\mathfrak{ə}$	$\mathfrak{ʃ}\mathfrak{ə}l\mathfrak{ə}$	铁
	$s\mathfrak{e}t\mathfrak{t}i$	$s\mathfrak{e}k\mathfrak{t}i$	$\mathfrak{ʃ}\mathfrak{e}k\mathfrak{t}i$	老人

2) 索伦方言  $\mathfrak{ʃ}$  对应于通古斯方言  $\mathfrak{ɕ}$  和敖鲁古雅方言的  $x$ 。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mathfrak{ʃ} \sim \mathfrak{ɕ} \sim x$	$\mathfrak{ə}\mathfrak{ʃ}i\mathfrak{n}$	$\mathfrak{ə}\mathfrak{ɕ}i\mathfrak{n}$	$uxi\mathfrak{n}$	把儿

(3) 清擦音与塞擦音的对应关系。索伦方言的  $s$  和  $\mathfrak{ʃ}$ , 对应于通古斯方言  $tsh$  和敖鲁古雅方言  $\mathfrak{ʃ}$  和  $t\mathfrak{ch}$ 。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f~tsh~tch	ifirəŋ	itshətchiri:	itechəth	看
s~tsh~ʃ	səŋŋəŋ	tshəŋəri:	ʃəŋə	哭
s~tsh~tch	irsə:	iritshə	irtchə	熟

(4) 塞擦音的对应关系。索伦方言tʃ对应于通古斯方言的ts和敖鲁古雅方言的tc。索伦方言tʃ有时对应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th。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tʃ~ts~tc	tʃəlo	tsəlo	tcəlo	石头
tʃ~ts~tc	otʃi	otse	otce	脚印
tʃ~th~th	onə:tʃi	onə:th	xəne:th	姑娘

(5) 索伦方言中由塞音、塞擦音组成的重叠辅音对应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不同辅音的组合或单辅音。

1) 索伦方言的k̄k、k̄kh对应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rk、rkh或pkh、lkh。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k̄k~rk	ək̄kilə:	ərki:lə:	xərki:lə	下面
k̄kh~rkh	uk̄khə	urkhə	urkhə	门
k̄kh~pkh	olok̄khəŋ	oləpkhə:n	oləpkhun	湿
k̄kh~lkh	ək̄khəfirəŋ	əlkhəri:		散步

2) 索伦方言的p̄p、p̄ph对应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rp、rph、pkh。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p̄p~rp	kəp̄pi:	kərpi:	kərpi	名字
p̄ph~pkh~rph	səp̄phe	səpkhe	ʃə:rphe	筷子

3) 索伦方言的t̄t、t̄th对应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kt、kth、pth、pth。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t̄t~kt	ət̄ti	ək̄ti	ək̄ti	雷
t̄th~kth	əɔ:t̄thə	əɔ:kt̄thə	əɔ:kt̄thə	草
t̄th~pth	kt̄thət̄thəle:	təpthilə:	tək̄thilə	翅膀
t̄th~pth	onxət̄thəŋ	onək̄həp̄thəŋ:	onək̄həp̄thəŋ	戒指

4) 索伦方言的t̄tʃh对应于通古斯方言的ks、ptʃh、ktch和敖鲁古雅方言的ptch、rtch或单辅音x、ʃ。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t̄tʃh~ks~x	thət̄tʃhi	thuksu	thu:xu	云
t̄tʃh~ks~x	əmut̄tʃhi	umuksə	umuxu	冰
t̄tʃh~ptch~phtch	xət̄tʃhiəŋ	kheptchiri:	khephtchi	夹
t̄tʃh~ʃ	it̄tʃhinərəŋ		efni	打喷嚏
t̄tʃh~rtch	ət̄tʃhekhərəŋ		ertchemkhe	迎接
t̄tʃh~ktch	nut̄tʃhirəŋ	nuktchiri:		路过

5) 索伦方言的重叠鼻音对应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其他组合。比如索伦方言的nn对应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m; 索伦方言的mm, 对应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mŋ;



索伦方言的  $\eta\eta$  对应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的  $nn$ 、 $\eta n$ 、 $n\eta$ 、 $m\eta$  等。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nn \sim mm$	$n\text{ə}nn\text{ikhkh}\eta\eta$	$n\text{ə}m\text{ikhkh}\eta:n$	$n\text{ə}m\text{khun}$	薄
$mm \sim m\eta$	$\text{ə}mm\text{ə}r\text{ə}\eta$	$\text{ə}m\eta\text{ə}r\text{i}:$	$\text{ə}m\eta\text{ə}$	忘记
$\eta\eta \sim nn \sim nn$	$\text{i}\eta\eta\text{i}:$	$\text{i}nn\text{i}:$	$\text{i}:\text{nni}$	舌头
$\eta\eta \sim \eta n \sim n\eta$	$\text{ə}\eta\eta\text{ə}\eta$	$\text{ə}\eta n\text{ə}n$	$\text{x}\text{ə}\eta\eta\text{ə}n$	膝盖
$\eta\eta \sim \eta n \sim m\eta$	$\text{s}\text{ə}\eta\eta\text{ə}\eta$	$\text{s}\text{ə}\eta n\text{ə}n$	$\text{ʃ}\text{ə}m\eta\text{j}\text{i}n$	薰蚊虫烟火

(6) 有时索伦方言塞音  $k$  对应于通古斯和敖鲁古雅方言的边音  $l$ 。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k \sim l \sim l$	$\text{ʃ}\text{i}k\text{ʃ}\text{i}r\text{ə}\eta$	$\text{e}\text{i}l\text{k}\text{i}nn\text{i}:$	$\text{ʃ}\text{ə}l\text{k}\text{i}n$	颤抖

(7) 索伦、通古斯方言鼻音  $n$  对应于敖鲁古雅方言  $n$  和  $\eta$ 。例如:

	索伦方言	通古斯方言	敖鲁古雅方言	词义
$n \sim n \sim n$	$n\text{ə}m\text{ə}t\text{i}:$	$n\text{ə}m\text{ə}$	$n\text{ə}m\text{ə}x\text{i}$	暖和
$n \sim n \sim \eta$	$n\text{ə}:\text{l}\text{i}r\text{ə}\eta$	$n\text{ə}:\text{l}\text{ə}r\text{i}:$	$\eta\text{ə}:\text{l}\text{ə}$	害怕

## 五 结 论

我们对鄂温克语 3 个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其元音音位基本一致,都有 /e、ə、i、ɪ、ɔ、ʊ、o、u/ 等短元音和与之相应的 /e:、ə:、i:、ɪ:、ɔ:、ʊ:、o:、u:/ 等长元音音位,3 个方言在 /o/、/ɪ/、/e/ 3 个元音音位上有差异。索伦方言有 /ai、ei、ui、œ/ 4 个复合元音,通古斯方言有 /ai、ɔi、əi、ui/ 4 个复合元音,而敖鲁古雅方言没有复合元音。鄂温克语 3 个方言的元音在语流中出现清化、鼻化等音变现象。鄂温克语 3 个方言的元音和谐为阴阳和谐和唇状和谐,其中,索伦、通古斯方言的元音和谐律较为严谨、整齐。敖鲁古雅方言的阴阳和谐律已出现被破坏痕迹,只保留唇状和谐。

鄂温克语 3 个方言均有 /p、t、k、ph、th、kh、s、ʃ、x、j、w、n、m、η、l、r/ 等辅音音位。但在塞音音位上有明显差异,索伦方言有 /tʃ、tʃh/ 2 个,通古斯方言有 /tɕ、ts、tɕh、tsh/ 4 个,敖鲁古雅方言有 /tɕ、tɕh/ 2 个塞音音位。其他辅音音位大致相同,只有少数几个辅音音位有差异,如辅音 /n/ 出现在索伦、敖鲁古雅方言中,通古斯方言没出现。辅音 /ɸ/、/v/ 只出现在敖鲁古雅方言中,而其他两个方言没出现。鄂温克语 3 个方言辅音系统里出现的塞音不爆破、塞音擦化、浊边音的清化和颤音擦化等辅音音变现象为共有音变现象。塞音延迟爆破只出现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而塞音鼻爆破则只出现于敖鲁古雅方言,清塞音浊化只出现于通古斯方言。

鄂温克语 3 个方言语音系统大致相同,但词汇有较大的差异,但是,3 个方言的词汇在语音层面呈现如清擦音间的对应关系、清擦音与塞擦音的对应关系,塞擦音之间的对应关系,索伦方言由塞音、塞擦音组成的重叠辅音与通古斯、敖鲁古雅方言不同辅音的组合或单辅音等成系统的对应关系。

## 参考文献

[1] 朝 克. 1985. 《鄂温克语各方言的语音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 4 期.

- [2] 朝克. 1995. 《鄂温克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3] 朝克. 2009. 《鄂温克语参考语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 多丽梅. 2014. 《通古斯鄂温克语的元音系统》, 《满语研究》第2期.
- [5] 哈斯巴特尔. 2015. 《鄂温克语敖鲁古雅方言的元音》, 《满语研究》第1期.
- [6] 哈斯巴特尔. 2016. 《鲁古雅方言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7] 胡增益、朝克. 1986. 《鄂温克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8]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2008. 《蒙汉词典》(增订本),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9] 森德玛. 2007. 《哈姆尼坎鄂温克语及其土语》,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第5期.
- [10] 斯仁巴图. 2007. 《鄂温克语音位系统及特征》, 《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
- [11] 乌日格喜乐图. 2014. 《鄂温克语元音和谐律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 [12] 乌日格喜乐图. 2019. 《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语》,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3] 乌日格喜乐图. 2020. 《基于语音声学参数库的鄂温克语三种方言语音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14] 乌日格喜乐图、呼和. 2018. 《鄂温克语语音声学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ounds of the Ewenki Dialects

Urugshilalt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ison of the sound systems of the Solon, Tungus and Olguya dialects of the Ewenki langu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und systems of the three Ewenki dialect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while each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changes of the vowel and the consonant systems as well as in the vowel harmony rules.

**[Keywords]** Ewenki language dialect comparison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